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文集

五

特選隨園全集

卷一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

錢唐袁枚子才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枚歸自蘇將公所稱子姪一體不必易名之意述之方公據云曩議婚時公曾面宮保云某無子以公所定之婿即某之子云云枚昔未任在旁難身實言語退竊自思以為合兩門公之好事至重也不願有纖芥抵攔致損和愛故將繼嗣正名之義為明公詳說之謹按六經無姪字左氏曰姪其從姑雷次宗以為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故姪字從女漢疏受是疏廣兄子班史兩稱父子同日辭官不稱叔姪杜氏通典以為小功無甥名周服無姪名明公徂俗稱而忘古義固已僨矣從來父母之與子生與養並稱而養功尤重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詩曰長我育我顧我育我凡此所嘆皆養功也故周逸繼左兒徐淑續秦祀古人以養為功竟有立異姓而君子不以為非者明公兄嫂早卒撫育兩孤養功可謂重矣年已服官麟趾未育於此續宗祀之重而綿詩書之澤立賢立長誰曰不宜且男子之慶父母存也女子之樣舅姑在也新婦繼簪履衣執醬而饋蓋生而學之故嫁女者動以尊章具慶為榮宮保遠宦保陽聞宋氏有舅姑則心安無舅姑則心不安何也嫁其忘兄之女較嫁所生尤當慎重君子之用心理宜如此古人崔盧李魏貴門第相符宮保身為正卿當時締姻

為監司乎。為監司之兄。一布衣乎。此不待辨而知也。今一旦游移其詞。以為稱子婦可。稱姪婦亦可。不特與求婚初意相違。而且以無定之親。陳聽之於弱顏之新婦。強親則詔。疎則悖。為新婦者難。為新婦而教之者更難。在公之意。以為存姪之名。有子之實可也。不知名之存。實將焉據。使明公早正繼嗣之名。猶慮他年賀喬生。囊斥還賀。率未必諸葛生瞻。仍留柏松。若復不肯正名。如有所待。則世俗之情。驚惶必甚。以為不沾實惠之名字。執之甚堅。則將來通共之家資。更難擬斷。在明公行仁履禮。必無慮此。而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心迹之間。實難遽白。故以為明公春秋鼎盛。筮助多人。就使日後子嗣振振。而此時先得長男。豈非盛事。況郎君秀出班行。為戚里所噪稱者乎。或慮長房長子。次房承立為嫌。則尤不然。古有封建。故有大宗。今無封建。其所謂大宗者。皆小宗也。小宗議繼。何分支庶。古人貴貴之禮。於宗祀尤重。故賤可祧。貴不可祧。士三鼎。大夫五鼎。祭以士。不如祭以大夫。公之兄。縱是長房長子主祭時。尚當推公執爵。而況于公行為長子。公族未必為長。父非大宗。子非宗子。即以族論。不為越繼。漢伏黯嗣伏恭。宋謝宏微嗣謝峻。唐杜正倫戴胄等。各嗣兄子為子。考之史書。雖不明言為兄之長子。亦並不明言為兄之次子。何也。均屬小宗。便不必分長子與次子也。本朝律文。稱繼嗣者。聽其立愛。不許宗族以次序告爭。尤為明確。明公官居三品。幾有奪宗之貴。兩子留一。足祀其兄。仁至義盡。當無他說。若謂因婚方氏而立嫡。似以榮勢為嫌。則

又不然。婚姻外戚也。立嫡族事也。兩者不相為謀。使者與農氓為婚。豈遂漠視三廟而不慮及身後之悉嘗耶。要知宋氏以宗廟為重。不為聯姻顯宦。然後立宗。方氏以嫁女為重。使配監司嫡子。纔覺得所。人情天理。彼此昭然。何嫌何疑。而有不決。再謂立嫡之後。恐賢兄兩子互有猜心。則更不然。古人讓爵而逃。及門無異姻者。章章史冊。是在兩子之賢與不賢。家訓之善與不善。不在嫡嗣之立與不立也。故忝周官媒氏之職。性不耐雜。於瑣細儀文。無能為役。茲聞稱名議久不決。以為非曉古今明經術者。不足以問俗人之口。而釋公之疑。故敢布露所懷。為方氏者小。為宋氏者大。

答蔣信夫論喪娶書

接來札。為壻持所生服有違權之請。僕以為婚與喪。人生有數事也。一有缺失。則終身玷焉。所以持之者。無他。上稽諸經中質諸史。下考之本朝律文而已矣。庶子持生母服。經稍輕。史或輕或重。明律改為斬衰。遂大重。而本朝因之。其既重之後。勿論也。其最輕時。亦未有以婚聞者。庶子服生母。父在。練冠麻衣。既葬而除。此指諸侯之庶子也。此即孟子所謂雖加一日愈于己者是也。諸侯爵尊。故有降殺之禮。若大夫士則遞加而重。然爾時父母異宮。諸侯雖尊。猶使庶子居其室而遂焉。君與正嫡。不得以尊壓也。彼側室貳宗者。端可知矣。周天子喪。穆后宴樂。叔向譏之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大妻喪。非三年也。然禮必三年。

後娶所以達子之志也。父尚不娶而況於其子乎。然此猶云妻耳。非妾也。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辭之曰。寡君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喪少姜。姜固妾也。叔向賢者。豈不知士妾有子。方為之總。諸侯已絕總矣。乃藉以辭婚。況其妾所生之子乎。然此猶考諸經。未質諸史也。晉文學王藉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為劉隗所彈。唐建中元年。縣主將嫁。供奩備矣。而襄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上命改期曰。人惜其費。我愛其禮。古昔功之喪。帝王之家。其不苟如此。蘇子瞻宋之放于禮者也。然其爭許民喪娶表曰。臣不願使後世史書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明潘王佶燾。惑於陰陽之說。大詳乞為弟妹嫁娶。嘉靖竟命執問如律。歷覽古昔喪娶之禁。班班可考。然經史之真。遵終不若律令之可畏也。唐律喪娶者徒。金章宗加以聽離。本朝依明律。定主婚者仗。僕與足下以抵牾之情。受朱木之困。已堪齒冷。而況人情愛其子女。必為之計久遠焉。即君讀書登科。他日將立朝廷。議大典禮而先使之蔑情于義。抱終身之憂。殊非所以為愛也。說者豈不曰。蘇州喪娶民間有之。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言焉。然每見葱坊餅肆之氓。髮且禿矣。偶道其少時喪娶。必頽顛而禁聲何也。天良之天闊。雖無法律經書。而此中怛怛終不安也。說者又豈不曰。以兩公之賢。必無人敢持短長者。不知禮義由賢者出。惟我兩人賢也。四方將于我乎。觀禮。倘觀禮而禮有違。則人人乖其所望。而詆譭者將更甚于邱里之庸庸者矣。然則處禮之變。為萬不得已計。奈

何曰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衣緇裳以趨喪徐氏註云女改服者以壻親迎之故雖未成婚而婦之分已定故也不言此後所處意者女在壻家若令童婦除喪而後成婚此禮開元因之著為令典今壻已來親迎矣小女已在途矣或倣而行之亦亡于禮者之禮乎吳下多儒者精通五禮足下何不將僕手書付之數議見覆幸甚。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王荊公曰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有治災之政出焉而民始病是言也向常疑之今春吳民來道明公治災有訪勸捐兩事方信荊公之不吾欺焉夫訪與罰不並行也元惡大憝交通王侯為府縣所不敢發然後督撫訪之大都非誅即徙矣若可以金贖者小罪也小罪而大府訪之若曰苦一人以活眾人云爾是殺人以養人也非政體也或其人竟有大罪而以荒故未減而罪之若曰寬一人以活眾人云爾是縱姦以養人也非政體也且訪豈可數行哉懸鏡以待照應敵之兵也奸嬖長短罔勿呈焉操火以燭物挑戰之兵也彼靜我動常交睫而失之以巡撫之尊江南之大必不龜卜等筮而知惡人也必假耳目焉所假者又有所假耳目焉然則其所訪者亦甚危矣周官大司徒以荒政救萬民其六曰安富富之安與不安似與荒政無與而先王慮之者何也大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千百或相

倍蓰雖三代上不能有富民無貧民游飢之年。忤者求者。爭且奪者。紛然四起。不有以安之。則貧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貧。今不特不能安之。且更擾之。竄竄然曰。而損百。而損千。而損萬。其能捐與不能捐。雖鄰里之近。烟姻之密。朋友之往來。非指其困。搜其私橐。不能知也。公乃高牙大旆。崇轅深居。而曰。余既已知之矣。其所謂知之者。大抵得之於府。於縣。於吏。役。於里胥。而搜考之。抑勒之。逼而駭之。拘苦而僇辱之。被其所得者。祖父之遺也。非公所賜也。其若是何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富民之免於死者。天之所赦也。天赦之。而公不赦。亦已過也。今三吳吏胥。多餘憚。養心。妄有所稱報。民恟疑虛喝。聞叩門聲。便啼呼走匿。公亦知夫弟當養兄。子當養父乎。雖下愚不肖。有不知此義者乎。以此義之易知。而加以在位者之督教。宜若孝弟之人。充衢塞巷焉。公今治江南五年矣。大江南非其子有餘財而不養父。弟有餘財而不養兄者。比比也。公能家諭戶曉而強之乎。夫以天經地義之事。尚不能強。而忽以博施濟眾。堯舜猶病之事。強之於商賈負販之民。其不樂從者。情也。聽其不從。則法撓罪其不從。則刑濫。且吝嗇非罪也。以老聃之賢。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以子。莫之賢。而不肯假蓋于孔子。今以老聃子莫之所不能。而責庸人為大俠。悖之甚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鄉里善人。聞諸朝。表其門閭。偶得一二。故為貴也。今令曰。捐十石者。予之旌。捐百石者。予之旌。揭朽木而書金字者。在城滿城。在鄉滿鄉。其虛謗之名。富民知之矣。其勒捐之實。貧民又知之。

矣。富民知之。必不肯以無益之虛幣。損皇家之實惠。貧民知之。必謂為富不仁。上之所惡也。初而取之。上將拔實。勢必揭竿而起。呼號成羣。害之所至。豈有底止。古堯洪湯旱。無勸捐之名。惟左傳說。臧文仲有務穡勸分之說。宋子罕餽國人粟。戶一鐘。魯之季氏。隱民多取食焉。當時主田私邑。豪富有餘。故得行其豈區釜鐘之惠。非今所可行也。且使搢紳之家。與主上操活民之柄。亦非國家之利也。然則訪與捐。竟不可行乎。曰。訪宜行於亂世。捐宜勸於豐年。而今非其時也。亂世上下相蒙。豺狼當道。嚴明之吏。偶一為之。如天雄烏喙治奇疾也。今吏治肅清。無大憂足當。訪。豐年富戶。熙熙不知穀之可貴。迎其機而導之。為義倉。為社倉。尚可舉行。然亦不過杯酒是諭。鄉人是託而已。至於量戶而計。按畝而搜。必如張巡之守睢陽。臧洪之守陳留。危亡在即。去則齋冠糧。留則同歸于盡。然後涕泣行之。以救旦夕。而人亦相諒。明公視今日之江南。豈其時乎。到他人之股。以行孝。劫鄰里之財。以市恩。竊為明公不取也。然則見民之飢而死為之奈何。曰。今天子之振飢。自堯舜以來。未之有也。公逢盛世。操大權。夫復何憂。勘災寧旱。入告實實。定數宜寬。糴濟寧速。撫綏加振。多具名。留養資送。廣其例。撥外省之豐者。以濟之。擇有司之賢者。以託之。周孔復生。如是而止矣。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先生誦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為厲階。救浙人也。亦雅憎浙詩。樊榭矩於七古。凡

集中此體數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氣。先生非之甚當。然其近體清妙。予迄今少偶。先生詩論粹然。尚復何說。然鄙意有未盡同者。敢質之左右。嘗謂詩有二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異。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宏後始有之。其

時議禮講學。皆高門戶以為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傳風唐。搢擊自矜。殊為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沉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先生不喜樊榭詩。而選則存之。所見過牧齋違矣。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袂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為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有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豔毒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通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僕讀詩常折衷於孔子。故持論不得不小異於先生。計必不以為僭。

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為豔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即豔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轉反側。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豔詩之祖也。傳鶉鵲善言兒女之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是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小人也。次回才藻豔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宋人

謂蔡琰失節。范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之列傳云爾。非必貞烈之謂。或才或賢。或關係國家。皆可列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詩之奇平。豔樸。皆可採取。亦不可盡壯語也。杜少陵聖於詩者也。豈屑為王揚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為萬古江河矣。黃山谷與於詩者也。豈屑為楊劉哉。然尊西昆以為一朝郭郭矣。宣尼至聖。而亦取滄浪童子之詩。所以然者。非古人心虛往往舍己從人。亦非古人愛博故意濫收之。蓋實見夫詩之道大。而遠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萬數。擇其善鳴者而賞其鳴足矣。不必尊宮商而賤角羽。進金石而棄絃匏也。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眾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即以唐論。廟堂燕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島為之。則陋矣。山水閒適。王孟所宜也。使溫李為之。則靡矣。邊風塞雲。名山古跡。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為之。則薄矣。撞萬石之鐘。闢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韋柳為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也。使錢劉為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絃工吹師。低徊容與。溫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為之。則亢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來不可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長。而藏己之所短。則可。獲其所短。而毀人之所長。則不可。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至於盧同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兩家所祖。從大招天問來。與易之龍戰詩之天妹。同波異瀾。非意撰也。一集中不

持豔體宜收。卽險體亦宜收。然後詩之體備。而選之道全。謹以鄙意私於先生。願與門下諸賢共詳之也。

尊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先生評只此數字。抵人千百。嘻。異矣。上句直襲荆軻傳之唾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卽題也。永錫苦湊得天荆地棘四字耳。二尺村童。皆能爲之。而先生登諸上選。蒙實不解。願教之。

答施蘭垞論詩書

足下見僕答沈宗伯書。不甚宗唐。以為大是。蒙辱讓言。欲相與昌宋詩。以立教。嘻。子之惑更甚於宗伯。僕安得無言。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己之臂中。有己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歌者。爲齊人歟。爲魯人歟。孔子不知也。其所歌者。爲夏聲歟。爲商聲歟。孔子又不知也。但曰善。則愛之。而和之。聖人之和人歌。聖人之教人學詩也。雖然。物必取其極盛者而稱之。詩之稱唐。猶曰宋之斤魯之削云爾。僕之不甚宗唐。不欲逼天下之人盡遷居於宋於魯。而後爲斤削也。然宋斤魯削之善。不可誣也。子之不欲尊唐。是欲逼居宋居魯之人。遠適異國。而後許其爲斤削也。則好惡拂人之性也。是奚可哉。來書云。唐詩舊。宋詩新。更不然也。夫新舊可以年代計乎。一人之

詩有某首新。某首舊者。一詩之中。有某句新。某句舊者。新舊存乎其詩。不存乎唐宋。且子之所謂新舊。僕亦知之。前有人焉。明堂與房。檐檐焉。盛服而居。後又有人焉。明堂與房。檐檐焉。盛服而居。子慮其雷同而舊也。將變而新之。則宜更華其居。更盛其服。以相壓勝矣。乃計不出此。而忽窪居窟處。衣昌披而服藍縷曰。吾以為新云爾。其果新乎。抑雖新而不如其不新乎。五尺之童。皆能辨之。楊子曰。斲木為棋。抗木為鞠。皆有法焉。唐人之法。本乎漢晉。宋人之法。本乎三唐。終宋之世。無斥唐人者。子忽欲尊宋而斥唐。是率其子弟攻其父兄也。恐詩未作。而教先敗也已。

答蘭坡第二書

來書極言唐詩之弊。故以學宋為解。所陳諸弊。僕不以病唐人。乃以病吾子。何也。子亦知孔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者乎。然鄉之氓有學孔子者。終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人但呼為飲食之人。不呼為孔子也。是豈孔子之弊哉。子之弊唐。毋乃類是。且弊有多寡。學者當擇其寡者而趨之。程朱講學。陸王亦講學。其于聖道。互有是非。然天下士多遵程朱。少遵陸王。故何也。程朱流弊。不過迂拘。陸王之弊。一再傳而姦獮竄焉。其弊大故其教不昌。唐詩之弊。子既知之矣。宋詩之弊。而子亦知之乎。不依水故律亡。不潤色故采晦。又往往疊韻。如蝦蟆繁聲。無理取鬧。或使事太僻。如生客闖入。舉座寡懽。其他禪障理障。瘦詞替語。皆日遠夫性情。病此

者。近今吾浙為尤。雖瑜珈不掩。有可傳者存。然西施之顰。伯牛之癩。固不如其勿顰勿癩也。况非西施與伯牛乎。說者曰。黃河之水。泥沙俱下。才大者無訾焉。不知所以然者。正黃河之才小耳。獨不見夫江海乎。清瀾浮天。纖塵不飛。所有者萬怪百靈。珊瑚木難。黃金銀為宮闕而已。烏觀所謂泥沙者哉。善學詩者。當學江海。勿學黃河。然其要總在識。作史者才學識缺一不可。而識為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學也。運弓矢者才也。有以領之。使至乎當中之鵠。而不病于旁穿側出者。識也。作詩有識則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為習囿。杜稱多師為師。書稱主善為師。自唐虞以來。百千家皆同源異流。一以貫之者也。何暇取唐宋國號而擾擾焉。分界於胸中哉。吾子亦先澄其識而已矣。毋輕論詩。

與盧轉運書

月之十七日。陳生歸。又三日。公手書至。道生操觚率爾。不克受公思。并戒枚毋再薦士。枚聞頗惑焉。昔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識者猶慮不以善息。致棄前功。生之財才一發耳。弓撥矢墜。其以金注昏耶。不然。何命之窮也。生誠寡人子。器小。邂逅不自珍。以為倚馬磨盾。將以見才。不知揚修敏捷。作暑賦。彌月不獻。王粲初征。記他文未能稱是。韓安國賦。几不成。罰酒三升。古之士不以此定賢否也。夫公解甚。迫步韻甚難。為大儒握管。其鄭重。生皆不知。貿貿然不請間。不稟意旨。而為之。其得棄絕之罪於門下也固宜。雖然。公之所以接士者。枚尚有進

焉。今夫金之色。豈止三品哉。統命之曰金而已。士之才。豈止九等哉。統名之曰士而已。其為良金與良士歟。夫人而知之也。其為不純之金。未成之士歟。則將鎔其渣滓而加之淬厲。非大賢與大治不能。公大賢也。陳生士之未成者也。其所以位置之者。當自有道矣。昔劉又以詩干韓。杜溫夫以文干柳。人之陋。至於攫金杜之妾。於用虛字不當。律令視二公如山嶽之與塵埃。然二公接之。不甚決絕。以為天下士。惟享大名。據高爵者。足與治耳。若夫擔簦蹢躅之士。所歷不過窮巷。所望不過糊口。就有不及。則三薰三沐。非我其誰。暴摧折之。將傳笑四方。終身毀棄。且古之君子。惟薦人于朝。為至慎也。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夫區區之財。如棄涕唾。無甚關係。已財且然。而況順風吹噓。借他人財。為豪舉者乎。今天下。郡無閒田。田無餘夫。故游民相率而為士者。勢也。其利市三倍者。惟商耳。商行周官睦婣之義。良多益寡。意良厚也。明公居轉運之名。要在轉其所當轉。而不病商運其所當運。而不病天下。不必頭會箕歛。知有高而已也。亦不必置喜怒於其間。以會計之於權。取天下士而榮辱之也。枚嘗過王侯之門。不見有士。過制府中丞之門。不見有士。偶過公門。士喁喁然以萬數。豈王侯制府中丞之愛士。皆不如公耶。抑士之睢公。敬公。師公。仰望公。果勝于王侯制府中丞耶。靜言思之。未嘗不嘆士之窮。而財之能聚人為可悲也。當明公未來時。其所謂士者。或以勢干。或以事干。或以歌舞卜筮星巫燒煉之雜伎干。未聞有以詩干者。自公至。士爭以詩進而東。

南之善聲韻者。六七年間。亦頗得八九。盛矣哉。大君子之轉移風氣。固如是哉。然則使公或晉擢他去。誠恐詩之十倍陳生者。亦未必一至門下。而何有于生。生遇公。公遇生。誠兩不可再。而卒齟齬以窮。媒勞恩絕。何耶。夫途本寬。則核之也宜嚴。徑愈狹。則收之也宜寬。如生者。徑之至狹者也。惟公能收之。而惜其不寬也。生休矣。恐生之外。尚有其人。枚將終薦之以補公過。枚謹覆。

答袁孝廉書

時文之病天下久矣。欲焚之者。豈獨吾子哉。雖然。如僕者。焚之可耳。吾子固不可也。僕科第早。又無衡鑑之任。能決棄之。幸也。足下未成進士。不可棄時文。有親在。不可不成進士。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無甲乙無目。其途甚隘。古進士多至八百人。今進士率三百人。其進甚難。以至難之術。而就至狹之境。士之低首降心。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勢也。勢非聖賢豪傑之所能免也。知勢之不免。而能擇其本末緩急。而致吾力焉。是則聖賢豪傑而已矣。且子之捐科第絕時。將以蘄乎古之立言者耶。夫立言。非古人意也。所不得已也。古人之意。重仕不重隱。貴立德功。不貴立言。孔子述而不作。為季氏宰。韓愈下筆大慚。平以詞賦進。毛義捧檄為親。屈歐曾皆科第中人。此其證也。子觥觥有志氣果仕。可以行所學。羞當世之公卿。其次官一鄉。可以具魚菽養其親。為古循吏。較夫踽踽嗟嗟。於不可必之傳者。宜誰先焉。就使入世難。